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録監生臣王思敬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集卷七

宋　袁甫　撰

奏疏

中書舍人内引第一劄子

臣猥以疎庸誤蒙收召寵光狎至感深涕零自惟蒲柳弱質早衰多病洊布悃愊竟閔俞音然葵藿傾陽寸心炯炯儻終于辭避非陛下負臣而臣實負陛下矣是以

勉策疲駑祇服明命幸借玉階方寸地輒攄管見少裨萬分顧賜垂聽臣仰惟陛下聰明天縱勇智天錫心源昭徹時幾洞見亦嘗深思而默省乎夫莫尊乎天矣其喜悅其威怒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莫幽乎鬼神矣其肸蠁其怨恫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莫嚴乎祖廟矣其安樂其憂悲陛下所以知之者非心歟方此心之未與物交也湛然清明寂然靜止及其既交于是喜怒哀樂生焉然而時值乎艱危事遭乎變故喜樂未見而

哀怒先形繼天爲子而天心未契也主祭百神而神心未格也受列聖之付託而列聖之心未慰也則爲之戚焉赧焉慄慄焉而加以羽檄交馳邊塵晻矣士馬物故喪師聞矣孤人之子寡人之婦哭聲震野矣仰籲蒼穹邈焉弗聞禱爾于上下神祇渺不可測率前人有指疆土又岌岌乎不可保也而法家拂士方且日以危急痛切之辭交進于吾前則愈爲之震惕震惕未已消沮繼之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静止者亂矣于是乎柔媚之

人乘其機而入之曰是適然爾且將按堵也否則曰天數有定非人力可預也又否則曰責在臣下不必過憂也夫以前日法家拂士之言如彼而今也柔媚之言乃如此于是乎疑慮頓釋憂懷遽紓邊塵若不見喪師若不知哭聲若不聞嗚呼外境固迷也內心之炳炳者其可欺哉惟其不可欺烏知不翻然悔悟躍然奮發耶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噫是正操舍存亡之幾也此念一回宜深懲既往之咎

親鯁直而斥柔佞可也未幾而處逆境爲甚艱反思順境之可喜而又適會夫敵騎暫退羽書暫稀果以爲天助神佑也雖明知秋高馬肥指期非遠而敵去則務偷安目前又將曰今者不樂日月其除矣于是震惕轉而爲喜幸消沮易而爲縱肆何翻覆之甚耶夫始之震惕消沮今之喜幸縱肆不過隨勢急緩而爲之變遷皆非本心之樂也陛下何不奮乾剛之勇充離照之明自覺悟于心曰嗜欲之娱何能解憂宴安之懐何足爲樂徒

使我獲戾于天于神于宗廟而不得一日暫安今將清其天君盡更前轍則必屏嗜欲懲晏安而吾身始立于無過之地則必察民瘼決壅蔽而天下無異乎戶庭之間然後命股肱大臣曰國勢蹙矣危機迫矣凡可以拯救生靈延續天命者汝其開誠布公汲汲圖之又命諫臣曰朕躬有過汝其盡規臣有邪佞汝其極言此何如時而尚可有所避諱乎又命將帥邊臣曰凡兵之失利者汝其察夷傷勞呻吟慰安其父母妻子不幸而歿于

陳者告于上而厚矜恤之其忠烈之彰彰者朝廷亟官其子若孫而旌異之大信昭布決不食言如此則天地宗廟必能察陛下之心豈不陰相默佑轉災爲祥乎四方忠臣義士必能信陛下之心豈不感激奮厲捐軀報國乎理亂安危之機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不敢毛舉庶事而獨論心源者蓋以陛下之心清明靜止則必知疾痛疴癢必通關節脈理悼瘍眂之塗炭憤國步之多艱自能惡旨酒如大禹自能不邇聲色如成湯自能衣

大布冠大帛如興衛之文公自能坐臥仰薪飲食嘗膽如報吳之勾踐轉危為安易亡為存有不難者不然中外之事可為痛哭流涕者豈易枚數哉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陛下之憂臣之憂也陛下之辱臣之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固不惜一死而不以一疏悟陛下乎臣學淺識闇所言樸直然區區忠赤粗得吐露陛下儻恕其狂直而加采擇焉豈惟微臣之幸實宗廟生靈之幸取進止

中書舍人內引第二劄子

臣竊惟前歲之夏猥以淺學獲侍經帷玉音下問漢元帝親近儒生乃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用儒何爲若此特不得眞儒用之耳臣是時仰贊王言之大且力陳元帝之時如蕭望之劉向之徒雖未足爲眞儒然亦忠愛懇惻赤心爲國惟元帝聽信不專惑于讒間此所以優游不斷漢業寖衰陛下旣俞臣之言矣臣竊見端平更化之始魁壘耆艾俊傑之彥濟濟在列陛下銳意望

治衆賢交進嘉謨曰敬天愛民曰講學納諫言制敵則
曰勿和言救楮則曰節用此皆究極根源之地而陛下
日聞衆君子之説以爲如此可以坐致昇平矣而筭計
見效茫如捕風内阻外訌楮輕物貴人情惶惑國勢阽
危以爲端乎君子未能有過于嘉紹而反不及焉于是
心疑君子之無益于人國矣噫其果無益于人國耶抑
名曰用君子而實未嘗盡其用耶夫所貴乎眞君子者
如精金良玉一心事君決無他念專意爲國決不營私

似迂闊也而實懇切似高亢也而實敬畏似爭辯也而實和平果盡其用則有益于國大矣今陛下先懷無益之疑于是興拊髀之嘆而窺陛下之意向者真以君子爲誤國而微動陛下之悔矣夫誤而且悔則當不誤者用之無使至于復悔可也奈何旁蹊曲徑趨者如市淫朋比德習以成風邊事繹騷一時憂窘及其暫退動色相賀心志一驕靡所不至前日私意之不敢逞者今則逞矣前日倖門之不敢啓者今則啓矣至于治國之要

務禦敵之至計實政未嘗講實備未嘗修秋風一起憂寒又如初矣臣恐嘉熙之誤未必不如端平之誤而嘉熙之悔又未必不似端平之悔也然則其咎果安在歟臣嘗反覆深思竊謂上有堅凝之定力則下有堅凝之實效今泛泛悠悠如舟流之靡屆昏昏憒憒如醉夢之未醒用君子矣而又使小人間之朝而進一說焉陛下以爲可暮而進一說焉陛下復以爲然是可謂之堅凝乎是可謂之定力乎臣以爲莫若封植君子之根本使

無纎罅微隙之可投專意責成勿揺浮議則必不至于誤且悔矣天下大物也陛下不能自治專命一相一相不能獨任而博資衆賢此大公至正無偏無黨之道也惟在聖君賢相力持堅凝之志破君子無益之説勿疑其誤而易至于悔則爲君子者乃可展布四體畢智竭忠而責其堅凝之效矣如使倏用驟變乍佞乍賢則羣臣且將狐疑莫有固志而陛下左顧右盼無足以稱任使者則臣恐陛下孤立于上矣昔仁宗朝張昪爲中丞

彈劾無所避上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曰臣仰託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信哉是言衆賢聚在本朝更相儆戒互相輔翼非獨賢者之勢不孤而人主之勢亦不孤舉朝皆持祿養交之臣其徒實繁其根彌固小人不孤而人主則孤立矣臣願陛下察否泰之機辨君子小人之實無使積成孤立之勢可也大凡君子無近功小人無遠慮小人以爲可安可樂者鴆毒也一中其毒身且危

矣君子以為可安可樂者藥石也磨以歲月疾必瘳矣

臣追憶陛下發漢元帝用儒之問有感于心是以罄竭

愚衷干冒天聽惟兾陛下勿至于屢誤屢悔而終收君

子有益之功此實宗社無疆之休不勝惓惓取進止

某奏臣至愚極陋屏居田里豈意陛下記錄收召近

入修門即拜掖垣之命控辭未允間又蒙許以入奏

仰見陛下虛懷盡下之意原註此下有闕文天變迭見敵國

肆暴朕甚憂惶與前年大不相同某奏陛下因此恐

懼臣雖在田野知陛下之心如此此心操舍存亡全在陛下自用力請至隨勢急緩而爲之變遷某奏方事變之來則陛下憂懼及變故稍平則陛下安肆陛下處心豈可因外境而有所轉移目下敵騎暫退羽書稍稀趁此時正當愛惜寸陰不可因彼稍寛我遂縱肆竊恐秋風一起又將臨時慌窘上曰誠是如此秋且不遠朕深以爲慮讀至命股肱大臣曰云云某奏陛下當朴實做工夫不可只靠議和上問邊事當

如何做工夫某奏今當急以上流爲重江陵不固則襄州不可復不復襄州何以爲國今邊備無一可恃陛下急急作措置可也若只靠議和以偷安竊恐誤事上曰極是以議和之歲月爲自治之工夫朕意正如此某奏目今事勢緊急陛下切不可悠悠泛泛等閑過了讀至惡旨酒如大禹不邇聲色如成湯某奏羣臣進言者每慮陛下于此未能無過當處上曰也無某奏若不如人言豈非宗社生靈之幸臣所以懇

懇切切力論心源者正願陛下常著精神勿爲外境所移勿爲左右之言所惑臥薪嘗膽夙夜磨厲嗜慾不作天君清明中國乂安外敵自服願陛下警省畏懼勿使此心變遷上曰是當常常畏謹臣奏陛下此言可通天地鬼神矣讀第二劄某奏乞陛下保護愛惜君子不可輕易動揺上曰端平更化之初賢者布在朝廷不曾做得一事衆弊轇轕愈不可爲某奏臣劄子正是極論此事以臣所見非是端平君子無益

于人國乃是朝廷任用不篤未能使君子展盡所長耳陛下先疑君子無益于人國乘間者即謂君子誤國今日陛下能不悔用君子此則大計利害讀至旁蹊曲徑淫朋比德與夫私意倖門等語某奏陛下當于此警省若欲杜絶此弊須是有堅凝之志乃可且如去年天變陛下赫然奮發進退輔相大臣天下歌詠陛下聰明剛斷今專任一相圖濟艱難勿為小人轉移方可謂之堅凝讀至人主孤立等語某奏仁廟

可謂堯舜之主張昇尚謂之孤立蓋左右前後赤心爲國者少而持禄養交者多此所謂孤立也陛下若終疑君子無益于人國則將屢誤屢悔迄成孤立之勢矣可不懼哉上甚開納讀畢上又論及楮券事問秤提如何某奏楮券到今已是築底别無良策朝廷且欲一時扛得價起不得已行此策昨日見邸報閩浙四郡守皆以價高遷秩猶恐受賞者不能自保其往若萬一更欲行罰則斷斷不可何則天下長吏未

必盡賢如朝廷責其不能奉行繩以峻罰爲郡守者思欲逃責免禍暴酷之政一切施行民無所措手足矣故臣區區懇告陛下切勿用罰召怨以傷邦本上曰是

奏乞團結民兵劄子

臣聞方今西邊之患在乎兵少而力分蓋兵少則備踈力分則膽薄敵攻其虛如蹈無人之境不待兵刃相接而渙然散矣可爲寒心可爲太息今欲備之踈者密膽

之薄者壯處處有守次第相承敵攻一重而又有一重
以爲隄障其惟亟行團結民兵之策乎或謂此策行于
平居無事之時則可今勢旣孔棘將有緩不及事之慮
殊不知善作事者當識人情大凡人情安平而使之結
集則怨咨易起事急而行之彼各保鄉井戀室廬顧墳
墓此正民情之所甚欲何怨之有本朝康定初契丹擾
北元昊叛西可謂甚急矣始詔河北河東路强壯陜西
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

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置使年二十係籍各置弓弩分番教習官日給糧二升河北在籍者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四十萬四千陜西亦十五萬而卒以此制西北兩敵未聞事勢急遽之時而不可以行團結之策也今者坐視所在兵少力分之弊不亟起而圖之敵騎之來勢若風雨乃欲以疎漏單薄之備當飄忽剽悍之敵一處失守則諸處盡瓦解矣譬猶奕棊急有急著死中求生此國棊也若憚彼之衆怯我之寡遽謂縛

手無策待其敗亡可乎臣之愚計謂宜作急行下應沿邊州郡日下舉行團結民兵之政其間或有規模已成者更須精加整葺務令縝密如其未曾結集去處宜及今嚴行約束亟作措置處處有保甲人人知固守無枵虛疎薄之患有周衛捍禦之功此實當今至大至急之務也朝廷每舉一事未嘗不曰專委監司郡守其所以鼓舞監司郡守者未嘗不曰有賞罰奈之何能言而不能行歟當勢之急也則曰倉卒何暇為及羽檄稍稀敵

騎稍退又諉之于無事矣如此則是終無可爲之時也今者團結民兵一事願陛下宣諭宰執務在速行如救焚拯溺不容少緩仍責在監司郡守以能否爲賞罰郡守不勝任則監司按劾監司不稱職則臺諫抨彈毋事空言專行實政則備容而膽壯又何敵騎衝突之足慮哉臣一得之愚冒昧控陳惟陛下採擇取進止

論流民劄子

臣聞今日之患至危至急關于理亂存亡之大者流民

是也臣竊迹往事未暇枚舉姑以晉事言之永寧間李特雄輩其始不過挾流民為亂耳特雄單人宴子尚能因流民蟻附結大營于綿竹以處之旬月之間有衆二萬遂據全蜀自古惟有已亂之方者乃能折倡亂之萌西晉不知已亂而縱特雄之倡亂故蔓延以及東晉雍州流民多在南陽王如因之為亂巴蜀流民布在荆湘杜弢又因之以作亂逮其後也江西流民執長吏降姚襄建業震駭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備守此皆倡

亂之始不思亟加安輯故其流毒寖盛寖烈以至此極耳況今歲荒歉米價騰踊餓莩滿目在在皆然以外之流民煽內之飢民等死之念一萌喜亂之徒羣起國將奈何哉夫不恤內地之飢民則凡轉徙于道途者皆流民也又加以在外源源方來之流民吾倉皇無策必將固拒且淮民皆吾赤子今不加拯捄反從而拒之是讎之也以子爲讎稍有人心何忍爲此臣之愚慮謂宜亟加區畫如救頭目然然有當行而未易行者凡數條焉

今州縣間流民入境未知數目多寡宜責之長吏廣爲措置或分寺觀而暫爲居止之計或隨力贍養而亟救垂絶之命其說固當行矣然諸郡亦立經常莫繼一旦重以此費官帑空竭計將安出雖有巧智于何取辦此其未易行者一也淮民勁悍材武與江浙不同轉塡溝壑殊可恨惜宜取其尤强壯者籍以爲兵如近日新招拱衛一軍亦可充數仍覈所在諸軍多有虚籍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淮民之壯丁其說固當行矣然養

兵猥衆爲今大弊不能汰而又益之來者無窮反致激變此其未易行者二也兩淮清野伐敵因糧之謀室廬田產無尺椽寸草之留獨有山水寨阻險爲固者如故也因而葺理增立堡塞以處復業之民其說亦當行矣然民多寨少何足以容葺理之費官給之乎抑聽民自爲而官助之乎俱非空言之所可辦況此又在强敵盡退之後耳談河止渴奚救目前此其未易行者三也借曰其後復業官司爲之主盟還其自有之田勸以力農

之務其説亦當行矣然自經敵人蹂躙之餘種盡矣牛盡矣耕具又皆盡矣小民積累歲久尚不能集一朝還鄉決難措辦是亦驅而就死地耳矧敵情叵測去來無常民未知復業之獲利反不如寄寓之暫寛此其未易行者四也矧今近甸閭有剽掠之衆輦下已有攫拏之風凡此亦足以鼓雄心而長聲勢叱隷遷徙皆勍敵也斬木揭竿皆勁兵也羣起附和如水赴壑流民之禍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盍亦懐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之念軫

燕巢幕上魚遊釜中之憂凡前四條利害相形有非獨
見單慮之所可臆決宜誕布集議之詔俾侍從臺諫兩
省官以及在廷之臣參酌事宜竭盡忠計各上議狀不
許聯名庶幾人人得盡己見免至雷同塞責陛下與二
三大臣合衆謀而斷之至當歸一無有疑貳于以安近
懷遠保邦固本實宗社生靈大幸臣不勝惓惓

論會子劄子

臣仰惟聖上宵旰勤政尤以會子極弊爲憂廟堂大臣

鑒前事之誤悉意經畫自去歲遣官置局隨所在州軍任責撩紙今端緒已見豈容輕易施行而至于再誤乎前此朝廷措置會子其說屢變矣然每變每失而迄無成效何若下樸實工夫庶無屢變之悔朝廷因會子給降黄牓亦屢矣然牓愈多人愈玩何若勿復紛紛出令庶可以消玩侮之心大抵朝廷行事患在事未舉而人先疑近者因有更張之説猶未見諸施行而中外之人已自惶惑兩月之間物價驟增會價頓削城市荒索氣

象蕭條臣區區愚慮以爲在我工夫須是靠實縱無全利之策然亦利多害少較之變法易令乍行乍改徒啟人心之疑畏者蓋不侔矣臣請先將白劄子所言一一別白言之然後臣之所謂靠實工夫者乃可得而畢陳焉曰今十六十七兩界會子五十千萬數日夥價日低其術可謂窮矣救弊之策幸有十八界新會一著又幸有巳撩到紙數此正運轉斡旋之機四方人心傾耳以聽若善用之猶可以救弊若不善用之則適所以滋弊

今白劄子遽欲以十八界會子旋印旋支其説謂一新之直可當舊之五六故欲停舊造新然新者當造而不當遽用機括所繫殆不可輕白劄子之説蓋謂不貴重新會則無以扶持舊會故欲暗收舊會而旋出新會舊因新而價增新因舊而價定其思慮亦甚勞剖析亦甚明柰何事理之未盡然也蓋十八界之未出也則天下之人所仰望朝廷之區處者惟兩界舊會耳十八界之旣出也則新舊三界雜然並行而區處愈費力矣據白

劄子雖云以新會照時價買舊會而暗毀之然當此用度窘迫既曰不必頓造新會則安能每月以三分之一而買舊會必致三界並行愈多愈賤此事理之當審者一也見錢會子子母相權白劄子云不必措置見錢又云宜使都城會價與城外相等意欲以重楮輕錢之術神之而人心實未易愚終有輕楮重錢之心官司雖嚴刑重罰勒令新會從官價舊會從民價然三界並行民聽易惑新舊會之價不一新必爲舊所牽而倒用于軍

則軍以此售之民必欲作官陌行用民或不受必致交
爭用于民則甲信乙疑官司强以官陌必致商旅不通
店肆停閉此事理之當審者二也向無新會則兵劵請
給與之以舊會彼自無辭今旣旋旋頒行新會萬一羣
起願得新會而不欲舊會朝廷于新會旣未嘗有蓄積
外而三總所內而版曹設或告急其將何以應之此事
理之當審者三也目今舊會散在民間者爲數五十千
萬就如白劄子所云三總所歲支見錢不過二百萬貫

姑即其言爲諸州入納見錢之數且以見錢一貫紐時價折納舊會不過一千萬貫而已假使朝廷果能盡將上件一千萬貫截鑿則所銷舊會未及五十分之一向劄子雖言許民間應干稅賦盡將舊會照時價入納及其他官錢收納解發并許用舊會據折然入納解發之數有限又未免隨收隨支果何足以消此四十九千萬之數深恐舊會必且益賤物價必將愈貴此事理之當審者四也方民間初納夏稅折帛錢照時價紐算舊會

之時則舊會之價自必略增及至州郡以舊會發解到三總所及戶部之時則舊會之價必大減何者蓋因白劄子明言欲待年歲間稅賦徑令用新會入納此聲一播則舊會之價驟削也固宜白劄子乃謂諸軍所請一半之錢紐支舊會不知三總所及戶部將依民間入納時價折支以給兵劵耶抑將別有一項會子準備貼賠以給兵劵耶不貼賠則諸軍豈無諠譁之憂貼賠則三總所戶部寧無不繼之慮此事理之當審者五也三總

所戶部歲支見錢白劄子指擬于朝廷樁積錢内支撥照得端平初年因換會子遂出累朝所積金銀棄之輕于泥沙至今帑藏枵虚言之可爲哀痛僅有昇潤所積見鏹六七百萬及行都所積見鏹三四百萬視爲根本若又掃而空之犯端平之大失豈不重可惜哉況樁積之錢其數有限三總所若不願得樁積有限之錢自願依舊錢會中半朝廷縱欲强總所之聽命而總所以軍情有請于朝廷輾轉紛紜恐終不能奪總所之説此事

理之當審者六也總所餉諸軍及殿步兩司合支見錢白劄子既指射于樁積錢内支撥諸州廂禁軍春冬衣賜係是見錢不知從何處得見錢以給之白劄子雖令于諸郡且以樁管見錢兑與軍人卻以所兑之會依舊樁管初無折閱殊不思諸郡之有見錢者能幾縱有見錢使之以實錢而博虚會會價不及官陌安得不謂之折閱白劄子又云無慮軍人不願受會蓋今來朝廷既許以紙會納税民間必皆出錢以買會軍人執劵于市

便以易錢何不樂之有詳味此言亦可見期望新會之意甚切但談河止渴何救目前入納純會之害先見而隨手便可易錢之效難必此事理之當審者七也今朝廷尚欠諸閫及總所科撥錢不下一千數百餘萬況諸閫三總所簿歷見管不無舊會自新指揮旣頒之後不知便當如入納之例照時價每貫作五貫折支耶抑每貫自作一貫行使耶若每貫作五貫折支則在官之數未免平白折陷若每貫作一貫行使則在上之令自行

背馳此事理之當審者八也白劄子云諸郡應干稅賦一半見錢並許折納純會如用十六十七界舊會則照各處民價如用十八界新會則照官價蓋新會之價既定錢即會也會即錢也所以斬然罷一半見錢而純用會臣竊惑焉且新會作七百七十陌行使姑以意逆之耳非已有此實事也萬一黃牓頒行之後新會果爲舊會牽倒不作七百七十陌行使朝廷業已棄見錢而重新會軍民卻恐輕新會而願見錢緡解既無見錢不知

從何趣辦白劄子云税賦許用全會則無會者必皆蓄
會而捨錢而會價爲之頓重此言似亦近情然臣則以
爲人情亦不盡然也吾意其捨錢而民于錢終不肯捨
吾意其蓄會而民于會終不肯蓄終不肯捨則錢不得
不重終不肯蓄則會不得不輕此事理之當審者九也
會子立界分立年限其法始于蜀中當换界時差内外
兩場官吏辦驗眞僞互相攷覈方與交收外場辦驗到
一貫僞會追賞至七十貫内場辦驗到一貫僞會所追

賞錢視外場又倍之凡賞錢皆置歴拘椎專以激犒官吏斷斷不敢侵移他用民間知將來换㑹之時偽㑹必不逃兩塲辨驗自然偽㑹不至通行今白劄子乃欲新㑹不立界限是葢未知立法防姦之深意彼偽㑹何其幸耶又謂間有年深損壞許民間用此入納諸郡用此解發朝廷自從而暗毁之夫一片之楮久而損壞此乃必然之理上下相示貴于明白洞達使其不毁何名為毁毁則當明何名為暗端平所行正縁有截鑿之名無

截鑿之實徒滋民之疑惑非所以昭大信于天下此事理之當審者十也臣既以十條疏列于右若夫區處之策亦非有新奇驚人之論大抵成大事者不可為煩碎之舉致大利者必當有堅忍之謀立定規模善用新撩之紙為一頓換易之計則庶乎其可矣臣請索言之厥今民間皆知朝廷紐舊會之陌換易新會大率以五舊易一新舊會計五十千萬必得十千萬新會則舊會可以盡易今諸州撩到新會紙已及二千六百萬尚欠七

千餘萬以一歲計之每州撩一千萬合七州則來年之夏可及十千萬之數但日印舊會自目下積至來夏又增十千萬通計舊會六十千萬矣若然則以六舊易一新可也而臣則謂約其大數或者五舊自足以易一新何者如湖南江西等處舊會價極低如京城及京口等處舊會價稍高稍高處一新雖不可得五舊然極低處一新又不止得五舊合諸郡而論價稍高僅一二處價極低乃徧天下絶長補短通而計之則十千萬會略亦

足用今其要惟在作急辦紙而已雖曰都司提綱諸郡協力然更須磨厲精神申嚴號令能以國事為意而奉行如期者旌以厚賞不以國事為懐而慢令不虔者加以重罰賞罰既明官吏競勸則紙必辦集矣辦紙固不可緩印造尤所當急舊會日印以應支遣今既未可遽然住造新楮十千萬之數尤當作急措置併力趲趣務在速辦然後一朝盡行換易舉五六十千萬之舊會悉易以十千萬之新會工夫靠實效驗可立致矣白劄子

所言三界會價混雜並用舊會一價也新會又一價也價既二三則新會之價爲舊會所牽恐不可以守七百七十陌之數若從臣之言一頓換易自來夏以後更無舊會一券行于世間獨有一色新會則民間自然貴重安得不盡從官陌乎此非獨臣之說也白劄子固云頓造新會其說徑捷但事力有所不逮又云縱使極力爲之亦須二三年可辦是初不以頓造新會爲非時憂其課效稍遲耳然如白劄子所獻之說亦云行之三四年

間則舊會可以盡毀是亦非責目前之效也今臣采取
白劄子不欲速之說而行之于頓造新會恐未爲失理
臣每見前此朝廷行事往往獨運自私而無博盡下情
之心輕易多誤而無審計謹重之意今陛下洞然與天
下爲公定而後發發而必中此豈非憂深慮遠之至者
哉臣區區管見願陛下力持四戒一曰戒新舊三界並
用二曰戒輕變錢會中半三曰戒空竭秤潤椿積四曰
戒新會不立界限此四戒者決不可犯若夫臣之愚說

則更乞陛下斷以聖意與二三大臣熟究而審圖之務在簡而易知要而易行勿以來夏爲賒勿以頓造爲憚愛惜寸陰力捄積弊實天下生靈幸甚

貼黄 臣竊詳白劄子所陳不欲明換而欲暗銷者葢恐一新易五舊非民所樂故只令紐價輸賦神而化之耳意非不善也然日來物值翔踴正緣舊會數多之故民方苦之如能五分銷取其四使新會頓復官陌則凡物十千之價者只兩千可得米石絹匹色

色如之豈非衆所願欲慮其不樂者過也況既以時
値准會而輸賦民間折閲與以一易五則同雖避其
名民不可愚也與其暗銷恐不若明白收換之爲愈
又照得紹興間四川錢引價低固嘗以一易四人無
異論亦非今日創行伏乞睿照
又貼黄　臣又竊思撩紙一事須使朝廷州郡通爲
一體所有給降本錢應期發下勿復稽遲庶幾收買
楮皮不至闕乏又其間有以楮皮不足來告者須當

體恤此意使有餘不足彼此通濟如印造舊會之紙曩時責辦于徽嚴等處者尤當從長區處使新會時無相妨不致受害偏重如此則朝廷得以責成州郡無以藉口兼印造新會屋宇器具雖已素備其當時所放散造會工匠並宜盡行拘上廩給加厚勿憚小費務在集事此專在都司主張維持之耳併乞睿照

兵部侍郎内引劄子

臣愚疎樸野投迹山林自知無補于當世陛下洊加趣

召臣前後控免屢矣而陛下迄不俞所請者豈以微忠麤有可采耶今兹勉策羸軀復覲清光亦願一吐眞忱圖報陛下于萬一耳臣聞激烈而言天下事固臣子愛君之忠涕泣而言天下事尤臣子忠愛之切何則居安而思危處存而懼亡慨然爲激烈之論以聳動人主之聽是固可以言忠矣乃若危中求安亡中圖存當事勢蹙迫之際而祈哀請命于君父惟有涕泣而道之耳又何止激烈言之而已哉厥今江潮暴涌蕩陵我都邑旱

魃爲虐勦絶我民命内則楮幣蝕其心腹外則强敵剥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陛下何爲不省悟乎夫憂慮切而後戒懼深警策至而後悔艾力臣敢涕泣以二語爲陛下獻一曰秉一德二曰塞邪徑而究其所以行此二語者則在陛下真知省悟而已何謂秉一德臣聞終始不變之謂一表裏無貳之謂一當旰朝臨莅之時雖儼乎其齋莊及内廷邃密之地或弛然而縱肆則不可以言一德矣陛下靜觀默察内隱諸心吾之德一乎

否乎聽治朝而百辟聳瞻御經幄而儒生款接當此之時求一言之誤一動之愆無有也及退而自便其私敬心一懈純德或虧陛下曷爲至于此哉蓋所以潛移陛下之心者多矣何則燕處之際娛悅耳目者聲色爾彝走後先者便嬖爾是皆順我者也皆求媚乎我者也四方有敗彼則掩覆天顏未懌彼則寬譬誘于易入動于可喜湛溺其中迷不自覺視治朝經幄夐然不侔矣陛下博覽古昔洞見成敗戒謹恐懼者國未有不治荒淫

逸豫者國未有不亂獨奈何不審所決擇而反至于與亂同事乎陛下豈以禁嚴之地設有過言過行人莫予知耶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烏可欺哉陛下縱自欺奈蒼蒼在上林林在下者何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孚民聽服遠人者皆秉德不一之所致也何謂塞邪徑臣聞以義交者爲正路以利合者爲邪徑正路迂而易壅邪徑捷而易趨爲人主者躬帥以正誰敢不正其有稍趨于邪者痛懲而力遏

之天下悚然知邪徑之不可由其背邪向正也決矣今陛下不謹幾微邪正雜糅旁蹊曲徑其隙漸開宮掖之祕近習之褻稍有一隙則寡廉鮮恥者羣起而赴之紛紛多門不可悉數大凡公則必正私則必邪當今之時自上及下由中及外習以成風牢不可解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請託以私而行賄賂以私而成黨與以私而固恩怨以私而報官爵以私而獲權勢以私而傾私意之萌陛下既有以啓之私意之極陛下又從而養成之

臣來自草野側聞邇日邪徑之開難以枚舉其甚不忍聞者且至于累陛下之聖德矣夫私意勝則利心動利心熾則邪徑多邪多而正少則導諛迎合者日至而忠言讜論落落乎難合矣其極也不止于難合將反為邪所勝而正論愈榛蕪矣其何以為國乎將見寖微寖滅蒼蒼者愈怒林林者愈怨而陛下孤立于上其為憂懼又不止如今日矣臣所以涕泣妄言陛下未能消天變孚民聽服遠人者又皆邪徑未塞之所致也夫此二説

其實一原果能秉一德則邪徑有可窒之漸苟不窒邪徑則反至于累吾之一德故曰惟在陛下眞知省悟而已臣曩侍經帷屢陳懇款嘗進心本不動之說而陛下欣然嘉納且有學者之褒今復以省悟之說啓陛下陛下試思省悟者誰歟不知省悟者又誰歟豁然明白了無凝滯此正陛下之本心也卽此本心坐照是非的然知夫晏安之心爲鴆毒美疢之不如藥石凡以甘言蠱我以逸樂投我者彼皆自爲富貴地耳一中其計于彼

則利于我何益及乎危亡之迫乎其後自詒伊戚誰復分憂陛下省悟及此則知一德果不可以不秉邪徑果不可以不塞也昭昭矣雖然今當拯溺救焚之時他無良策而獨持省悟之說毋乃迂乎曰人之未省悟也猶醉之未醒也夢之未覺也雖有良策亦安所施一省悟則醒矣覺矣良策乃可得而施矣然則目前之事姑聽其自敗自壞必待省悟而後救之乎曰隨事而救之不過一事而止耳今日衆弊膠轕禍亂方興何可以一事

盡借使一害僅去一害又生源源方來夫豈智力之所
能勝故莫若大正其本盡悟前非而今而後奮乾剛之
勇毅然不屈于物欲開衆正之門確乎不牽于私意勿
置其身于安平逸樂之地而常納其身于憂危恐懼之
中念祖宗凜凜在天之靈則爲之長慮而卻顧懼國家
岌岌不可保之業則爲之痛心而疾首覩萬姓有淪胥
阽亡之憂則爲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罪己有眞切之
意格天非虛僞之爲薄海內外皆知陛下昭然此心對

越上帝然後大勢可回大業可固非獨可以處暇也雖急而無以異乎暇之整非獨可以履常也雖變而無以異乎常之安此豈非一日省悟之機乎不然天下之事殆未可知而臣之涕泣恐未有已也披瀝忠肝不敢累牘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蒙齋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蒙齋集卷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倉思震

蒙齋集卷八

宋 袁甫 撰

制

王鑑特授拱衛大夫某州觀察使制

敕具官某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夫武力之士外敵王愾而内託腹心賞以懋功豈拘常比爾淮安之功隽矣進横階登廉車疊此寵章

匪直賞邊功而已羽林千列師律靜嚴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焉尚厲爾志庶乎無忝

王與權除大理少卿制

敕具官某漢制廷尉卿一人設屬雖多而不立貳哀矜之道略矣我國家損益歷代之制並置卿少以率其屬而天下無冤民匪得其人曷副茲選爾才敏而周識明而恕踐更中外休有聲稱固嘗典成均而教國子矣夫明刑弼教類非俗吏所能爲也爾其體建官之意推好

生之仁俾四方奏讞悉協于刑之中則朕以懌尚敬之哉

齊碩除大理卿制

敕具官某朕哀矜庶獄思得廉平審克之吏爲理寺長庶幾悉聰明致忠愛民自以不冤爾屢更麾節以治行著退居閭里不競聲利朕甚嘉焉擢寘月卿班序寖高在書有之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有口才良本德心一趨舍間正邪以判欽哉有德惟刑長我王國則予以懌

史湜林炎並除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漢詔置廷尉平日其務平之悉聰明致忠愛毋撓法毋留獄是謂平吏或持巧心以苛爲察洗垢索瘢不恤滯淹乎于何有爾湜舊有位炎新以才選皆明習法律往卽乃僚哀敬折獄勿失其平時乃之休欽哉

安泳錢杲卿並將作監丞黄特大理寺丞王彦雍大理司直周㭿大理評事制

敕朕于人材必取之治民觀所從政蓋學而習焉鮮有

敗事未聞以政學者也汝等習為吏矣滋識情偽能迪
訓典以序進陟益觀汝能

王埜除太府少卿兼權樞密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嘉定初爾考介侍螭陛兼掌掖垣論事無所
回撓清風勁節至今不泯爾才識兼茂能世其家者也
自爲樞掾裨益居多今進爾外府少列而宥密導旨亦
仍其舊夫兵財當今急務也毋但曰錢穀甲兵之問不
至于廟堂讀周官一書則得之矣尚其懋勉以稱朕嘉

奬之意

何處久除太府卿制

敕具官某周禮列外府于天官之屬厥有旨哉冢宰制國用總其大綱而條目則付諸人爾敏才精識達于經義踐歷中外熟知財用之本末源流矣兹擢寘卿列其爲朕謹出入察盈虛致上下兼足之效非惟法守舉職而道揆之地亦有賴焉此周人命官意也尚其懋勉嗣有褒嘉

趙必愿除右司制

敕具官某乃祖忠定光輔寧考厥功茂焉朕思其人不可復見爾能世其家猶乃祖之不忘也屬時多事嘗攝宰掾著聲稱矣就俾爲眞益昌家學以稱朕意

李宗勉除司諫制

敕具官某臺諫均天子耳目之官也然糾官邪者在于論議之間而沃上心者超乎言語之表設官之始寓意各不同則居其職者可不體斯意乎爾涵養之素涉歷

之深講求之熟旣已爲朕烏臺振風采矣閱歲滋久嘉猷屢聞此特得于議論之間者耳峻升諫省以繩朕躬又將觀爾于言語之外焉格心之道由明處入大易納約自牖之義也朕每患剛德之未充而善政之未固汝何道以開朕心之明而立于寡過之地乎用卿不盡其責在朕臺省徧試亦足以究卿之藴矣虛懷以竚尚其懋哉

李韶除正言制

勑具官某朕觀慶歷中御筆三諫官之除臣襄作爲歌詩有風采動朝端之語至今讀之猶有生氣信哉忠言有益于國直道非以要譽至公血誠壽此氣脉緊名儒是賴爾經明行修外和内剛諫垣之選朕審之久矣國步孔艱意者朕德多闕而政未得其理歟自宫庭以達于朝著皆爾所得言也一念懇惻有犯無隱使遠邇中外由此改視易聽不敢有輕量之心則先朝得人之盛尚庶幾見之

婁體仁除太學正制

敕具官某太學賢士之關而糾其未迪彛教者正之職也爾端靖自將雅有譽處以躬範物學者象之記不云乎禁于未發之謂豫相觀而善之謂摩欽哉

杜範除監察御史制

敕具官某朕自更化以來擢骨鯁之士布列憲府斥佞排邪王道以清嗚呼正邪賢佞消長之際亦可畏哉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介以孚察乎此顧不當

爲杜漸防微處耶爾清介之操表于朝著剴切之論粲于奏篇善人附焉憸人懼焉風憲之任爾宜當之其爲朕明目張膽折姦萌窒蠹穴維持國是俾勿替更化之初豈惟宗社賴之抑亦爾有令聞

吳昌裔除監察御史制

敕具官某六察之任所以糾官邪肅朝綱也非得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曷稱兹選爾西蜀之英中朝之望節槩甚偉問學日新其于古今治亂與本朝典故嘗

熟講之矣每在周行覩國有闕政侃然義形于色今居言責可替素心其思藜藿不採之喻勵精金百鍊之節不避權倖不受誚停斯爲眞言官矣朕更化兩載治未云獲樂聞忠讜猶初意也我毋爾諱爾毋我負懋哉

李襲之循資制

敕具官某千里餽糧兵家患之往者西陲用師糧道脩阻爾竭力集事迄無乏興制臣謂爾才朕非吝賞姑進選階尚迪來效

吳源特贈迪功郎制

敕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我有良臣曰吳柔勝諸兒競爽長子源最賢不幸而夭淵其弟也援紹興舊比以官賞爲乃兄請因心則友朕有感焉源而有知服此休命

尤焴除兵部郎官兼淮西制置制

敕具官某朕簡拔賢俊畀以麾節方面之寄尤不敢輕苟以稱職聞則必授之爵秩以風厲遠邇蓋司勲須爵

意也爾故家人物志尚慨宏更歷既多夷險一節可以驗所學之實地也入儀周行裨贊機務言論規畫有足大者合肥為今重鎮疇咨得爾果勝其任坐鎮而綏禦有方轉漕而調度不乏以爾能事寬我顧憂欲增重于使權爰肇開于閫制擢躋戎部足為望郎其所謂遠而有光華耶郊壘尚多其益思修備固圉强本折衝建爾殊勲對我休命

陳康義除郎官制

敕具官某花蕚相輝今古罕見爾一門三秀或挺挺尚高風或恢恢崇大體爾處其間兼此二美龍舒之政蔚有令聞朕甚嘉之晉爾省郎蓋將引以自近昔汲黯願出入禁闥蕭望之雅意本朝宜疾其驅副予延佇

袁申儒除攷功郎官兼檢詳制

敕具官某士有抱負器業多所敭歷晚乃晉登朝列其于世故飽義理熟則裨贊之益必多爾通經學古困而後亨克繼世科屢更麾節召至儒館鬢已霜矣晉班郎

省仍掾機庭惟公則選曹無私惟勤則肖容有賴尚其懋哉用增光于前聞人則予汝嘉

范鍾除吏部郎官葛逢除都官郎官制

敕具官某等朕惟郎選至重必屬聞人儻或輕授非所以應列宿凝庶績也亟起家食之賢序進周行之彥爰得二人以稱兹選爾鍾問學平實爾逢資稟朴茂士論推許素有定價且敭歷多而世故熟矣朕患吏道不清而選法日壞正有賴于銓綜之公而都官一職卽古司

隸亦顯曹也各敬爾事贊爾長以無負朕選任之意

李韶除吏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朕自更化以來省闥之官未嘗輕授議者謂六曹事劇郎多虚員而銓部未公尤爲大弊必得儒英熟知當世之務乃稱斯選爾敏而篤學介而通方本諸躬行施于有政藹然廉平之譽搢紳高之肆疇郡最徑陟刑曹玆復付以銓衡之任其爲朕甄别能否振拔滞淹俾吏道清而庶績熙尚其懋勉副有褒擢

王氏特贈和義郡夫人制

敕朕觀五代史著李氏斷臂事其言曰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夫李氏惟不辱其身而已非以身殉國也曩西陲有狄難爾一弱婦人乃奮然詈賊以死映世之名寒如雪霜殉國之節視古烈丈夫有光焉豈李氏得比乎賜湯沐邑建號小君以奬烈魂且以愧爲士而喪節者

何琮母包氏贈令人制

敕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國人稱願皆曰有子爰錫漏泉之澤用酬陟屺之思具封某氏禮謹采蘋心勞吹棘雖生弗逮千鍾之養然歿已霑屢命之榮宜廣蕃釐式昭寵數少答擇鄰之教以開奕世之華

鄭發先封父母制

敕具官某祀明堂而民知孝于是老老之恩溥焉爾夫婦偕老有子從仕可無勸乎宜均祭澤錫以官榮服我命書永娛釜養

楊汝明父大全贈少師制

敕朕若稽故典深體人情揚名顯親所宜先于禰廟施祿及下豈復間于里居爰因熙事之成增煥密章之寵具官某父某官操行端潔問學淵源當寧考臨御之年正賓贊盜權之日倖門誰不伺候進而趦趄熱官我豈願爲思之爛熟脫屣奉常之職馳車蜀道之難追念高標幸有英嗣克承家法久在邇聯珍祠暫佚于賢勞襚服宜彰于世美儲師峻陟旌爾教忠之能宗祏增光欽

子廣孝之義

楊汝明母史氏贈漢國夫人制

敕陟屺懷親孰不知夫孝養擇隣教子端有望于顯揚

宗祀告成恤章加賁具官某母某氏行遵慈儉姿緼柔

嘉詠蘋蘩之章能循婦道明經幅之喻藹著母儀有賢

嗣以大其門驗積善之昌于後屬我邦釐之洽增爾家

采之榮錫命副笄巳少光于幽壤徹田縣竹益可慰于

寒泉緬玆淑靈歆予茂渥

楊汝明特贈四官制

敕朕愛惜人才優崇耆舊道之云遠悵莫遂于來歸天不憖遺驚倏聞于謝事宜加褒䘏用見眷懷某官溫然天姿濟乎世美緬懷爾考之節不受權臣之汙家庭有異聞乎學斯二者國人稱願然曰有此幸哉爰從筮仕之初已養立朝之望積有休譽久在邇聯晚撫瀘南千里之封殆過潁川八年之治勞于藩服佚以祠庭圖任未遑云亡何遽君子萬夫之望胡不壽康豈水數世之

仁可堪凋落爾抱欲爲未遂之志朕懐用才不盡之思宜疊進于四階且復官其一子以昭恤後之典以表優賢之思覬而英靈服此光寵

麗援特贈朝奉大夫直祕閣制

敕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固其職也爾乘使者車乃能挺身蹈難死不舍節偉矣一死未足多武關再戰梗敵喉牙俾不得薦食吾土社稷之衛也賞以報功存亡奚間以榮爾死以迪爾後人使凡爲臣子者勸焉聖

人有金城不在是乎

葉爽除宗正丞趙涯除宗正寺簿制

敕具官某等宗正地嚴職清所以處名流也爾爽堅勁有守爾涯潔介自將皆奮由儒科蔚爲邦彥或俾參領或典勾稽不負予九宗之委矣成周之制辨昭穆叙親疎宗伯職之維翰維城卒以宗强朕嘉慕焉今之宗寺古宗伯也明古之制以佐其長以固我宗藩斯儒者事毋徒曰謹司屬籍而已

趙汝訶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大理

寺簿章勵將作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漢宣帝勵精求治綜覈名實以簡羣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患迄濟中興朕甚慕之爾汝訶秀于公姓材力有餘爾範穎于儒紳業履甚度爾以制金玉其質安雅自將爾勵弓治其傳謹畏自飭大農戎監有丞理寺匠監有簿往為我分治之丞以承輔其長簿以糾正厥違非特示進擢之榮也政事文

學禮法之士繼自今咸稱厥職則予以懌

曾穎秀除戸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郎官上應列宿矧版曹尤劇屬時方艱匪得雋良曷稱兹選爾學于家庭施諸政事令譽籍籍搢紳間朕甚嘉之躋諸省戸俾贊而長其務革時弊全國體以俟明陟

趙以夫除左司郎中制

敕具官某清中書之務方今所宜急也然非得識治之

良材贊予輔弼烏能專意彌綸大經乎爾之才猷綽有餘地且更中外而騰聲華夷比國家多事章奏塡委以省郎攝宰掾密裨廟論屢罄忠嘉朕固已心奇之就俾爲眞式昭異奬都司學爲宰相先朝明訓也懋哉將于是觀器業焉

曾穎秀除倉部郎中姚子材除工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等太微郎位光近帝座非一路號福星者弗在列爾穎秀以清敏聞于浙右爾子材亦威惠流于湘

東洵爲監司之才者宜從外服擢寘望曹積倉以爲供億之儲備械以贊修攘之政皆今要務惟爾之能其齊乃位揚乃職以副朕意

徐愿除直祕閣依舊福建提舉制

敕具官某皇華之詩曰每懷靡及慮使之職馳驅咨度必有常如不及之意民瘼其少瘳乎爾氣和質美學有師承繇尚書郎出持庾節斂散合宜亦既活吾赤子矣頃建卒之叛爾勇無所避親行撫諭者再焉不有其功

繼以自効可謂每懷靡及者歟寓直中祕庸爾襃嘉服此休光益思稱職朕將圖所以進爾者

虞復除耤田令制

敕具官某朕嘗書四十八規于緝熙殿日觀省焉爾數暢厥旨條列來上粲如也掌故未足以旌爾勤進司帝耤庸昭異獎且以來臣工之嘉言

吳潛除知隆興府制

敕具官某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曰君子之

道闇然而日章夫名不稱已疾之名顯矣人疾之惟有闇然日章之德則己尊而人不忌爾之名高矣歛歷中外能聲益振更化之始首還班列未幾持節江右暫攝閫寄威行惠洽政平俗安朕甚嘉之列卿高選連帥眞除所以詳試政事而養爾日章之德欽哉行且召卿矣

李性傳改知寧國府制

敕曉我從臣作民良牧朞月而可已聞最績之多易地皆然爰重屏藩之寄是爲公選毋曰賢勞具官某學博

而量洪器醇而識茂岷峨清淑之氣世載其英家庭講貫之功逹施于用頃輟甘泉之賦暫分澤國之符蔚有聲猷深用嘉歎宜仍兼于祕職就移鎮于宛陵淮右流離方資勞來江東根本政賴封培豈忘與我共理之良是以引卿自近之漸欽予時命其爾之休

宇文景度知順慶府制

敕具官某參井之墟兵氛未解深軫朕懷南充樂土也蕃翰之寄可輕也哉疇咨在列知爾有牧民之長今起

家爲二千石不但守條教而已簡恤爾都屹然爲雄鎮使朕獲寛西顧憂時乃功懋哉

張謙牧知嘉定府制

敕具官某朕顧瞻坤維敵氛充斥民無寧居犍爲獨不被兵驚徙流離亦不少矣芻牧之求可輕也哉爾守高梁有治理效制臣謂爾廉平其錫左符往宣惠政爲朕勞來還定安集之俾民知有生之樂復見太平官府西州根本繇此再植則予一人汝嘉

趙彦檝知寶慶府制

敕具官某邵陽居湖嶺要衝控引谿蠻盤錯數百里未易綏御以爾踐敭歳深更練材老起之祠庭畀以符竹往欽哉惟廉惟平毋暴征毋峻刑簡易寛厚以寧其人則予汝嘉

張舜傳知重慶府制

敕具官某蜀去天萬里朕深念遠民謹簡良牧爾嘗關決會府有能名制臣謂爾可任今予命爾牧于藩邸往

欽哉朕階前即萬里也勿以遠而忽

余元庾除司農寺丞趙必愿除大府寺丞制

敕具官某等大農外府皆財賦之職必得通儒深究本末源流然後國用饒而民不告病爾元庾學周官而明理財賦之說爾必愿出相門而知制國用之道並丞二寺僉論惟允夫議論多而功實寡世以此病儒爾其夙夜惟勤一雪此言食貨生人之本也果稱職則儒不腐矣懋哉

趙汝謎除祕書丞兼右司制

敕具官某詩曰不解于位又曰夙夜在公謂人臣居一職則任一職之責自朝至暮罔敢怠遑也爾少馳雋譽蚤擬巍科臨政勤敏轉而上聞登朝著兼宰掾夙夜不懈猶昔也擢丞中祕號爲清簡矣雖然身在蓬萊飽觀典故以其所得于方冊者裨贊廟謨剖決庶務則夫清簡者乃所以爲繁劇之資歟往盡乃心嗣有褒擢

除將作監丞制 案此制原本闕姓名

敕具官某朕念淮西宿師連年輦車驪馬前後轉輸其事勞矣爾以敏材贊大幕府飛輓無乏爾惟克勤乃事朕今擢爾丞于繕監往既乃心以續前績向也攝官猶稱治辦况爲眞乎詩曰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今曷繇臻此爾尚勉之

趙汝談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制

敕朕圖任物望共濟時艱思累朝豐水之仁俟誰在矣眷更化甘泉之舊盍歸乎來爰晉貳于儀曹仍升華于

翰苑具官某邦之宗老時之名儒學博且精信儀型于
後輩筆雄而雅肯蹈襲于前人朕以世事浩繁賢才衰
少豈伊白髮蒼顔之彦不在金馬玉堂之間矧郡最之
上聞宜綸音之趣召職典三禮詞成一家紫禁穹班問
諸國人皆曰可青氈故物孰如君子居之安遠追伯夷
之寅清近想東里之潤色罔俾專美用副簡知

袁立儒除大宗正丞制

敕具官某周家忠厚内睦九族親親之至也爾敏秀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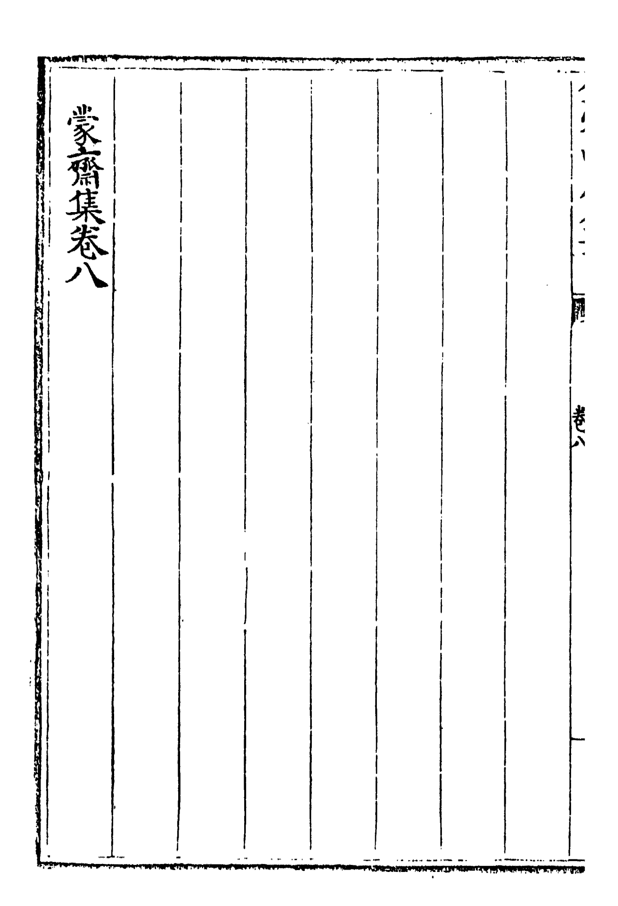
學藹著聲稱擢丞宗司俾贊宗老詩不云乎宗子維城
無俾城壊金湯之固何以尚玆懋哉

趙崇㽦除大宗正丞制

敕具官某朕聞佞冑擅國柄士大夫靡然趨之爾父汝
掄與佞冑有舊屹立不阿節誼高矣爾安恬自守綽有
父風師友磨礱氣温而行潔玆用序遷晉丞宗寺爾其
永肩一心勿隤家聲嗣有褒寵

顔耆仲除樞密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國朝用人之法任丞郎卿監者出而宣勞外服以符節策勲者入而羽儀朝著等而上之必歴河北轉運乃爲三司使蓋迭更内外涉歴多則知識明也爾天才卓犖無施不可昔爲宰掾旋命觀風發庾贍饑淮堧以最聞矣朕念邊事方殷樞筦求助引以自近宣導密旨出入之間庶幾我祖宗用人之遺意焉夫王者之于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軍情民隱朕之所欲知者進而告爾后退而賛廟謨稱職如此則予一人以懌


蒙齋集卷八

蒙齋集卷九

宋　袁甫　撰

制

陳韡除工部尚書依舊沿江制置制

敕介長江而分閫式嚴留鑰之司掌邦土以命卿增峻中臺之重維時明牧顯有駿功肅就畀于邇聯示益彰于隆委具官某抱承家之學有濟世之才淮楚未寧已

見出奇之畫江閩作孽居多靖難之勲寵司陪京往護
諸將蠢兹介士擾我朱方倚鐵甕以倡謀棲金峯而假
息布元戎之令誓不招攜讋羣叛之心期以贖過情辭
眞切禍福著明且信且疑方自懷于猶豫不留不處遽
盡掩于鯨鯢一掃姑息之風亟奏蕩平之捷爰陞常伯
晉長繕曹如親九陛之前益煥中權之寵緬惟入覲語
及壽邊覩其爲國深謀每以用兵爲戒度德量力朕不
忘鞭告之言禦侮折衝爾尚奮鷹揚之志

趙希埊除將作簿制

敕具官某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吏治之否臧朕每于民言酌取焉爾令于畿邑孳孳得民和民惟恐令之去也休聲旣㒺轉而上聞朕留汝以從民願行再朞矣俾有列于朝簿正匠監豈特旌爾之勞抑使字民而能得民者勸焉

項博文除大理寺簿制

敕具官某朕明愼庶獄增植國家好生之仁故于列院

中察爾敏而近厚俾之簿領理寺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聖門明訓也念之哉

除大理寺簿制案此制原本闕姓名

敕具官某獄重事也理寺列屬寄朕欽恤之意焉爾明慎不苟擢爲簿正民命攸繫周官五聽孰聽之心聽之也秋毫有累則天君昏而民受其寃矣可不敬歟

王極除太府寺簿制

敕具官某朕念不泄邇不忘遠之訓蜀士凡有所長搜

羅惟恐後矧雋聲著聞者乎爾生有異質早掇巍科不自矜夸益加培養通達古今曉暢事宜非碌碌常才比簿正外府用由此階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予以遠到期汝欽哉勿予負

何處恬除宗正寺簿陳璐除國子監簿制

敕具官某等簿正之職聖人猶爲之有志于學者師聖人可也爾處恬昔爲太學諸生上書言事有挺挺風節爾璐嘗貳政柯山愛民戢姦至今人思之一綠壁水升

璇牒一自列院遷胄監俱以簿正爲職夫有令名固難永終譽尤難欽哉勿替初心益充所學則予汝嘉

除司農寺簿制案此制原本闕姓名

敕具官某儒者恥言理財食貨載在洪範儒者事也而可恥乎爾智識通明諳練庶務簿正農扈乃以才選其專精恪勤阜民裕國是爲稱職

洪咨夔除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制

敕朕總攬大權宣明公道以敘正羣吏職重銓衡施命

誥四方事嚴封駁顧瞻在廷之彥孰號兼人之才必得
通儒始稱茲選具官某孤忠自許勁節不回立臺端則
不避權奸居掖垣則匪徒潤色誰云賢者無益人國藉
爾輸誠固知明主可爲忠言助予更化積勞云久以病
丐歸雅懷難徇于潔身大義合思于體國就正天官小
宰之任更覲夕郎拱救之風職掌雖進于前詞頭則簡
于舊比覽卿疏深契朕懷衆皆醉我獨醒信非立異昔
者疾今日愈云胡不留矧當乏才之秋尤隆久任之典

引領以望爾終為元祐之正人矣心而言朕不負端平之初志尚殫忠藎式副簡知

丁伯桂除權吏部侍郎制

敕朕疇庸四禁分典三班王者之建六官莫重銓曹之寄小宰之正羣吏式高法從之聯茲得通儒肆頒褒命具官某受才膚敏臨事浚明自中外之洊更巳聲華之藹著比更大化徑上要津抗白簡以觸邪每扶善類伏青蒲而效直不事詭隨蹇諤嚴言動之書鳳閣演坦明

之制積兹衆望簡在朕心屬懷北顧之憂尤重西銓之選旣員多而闕少矧官弱而吏强昭示公平得赳赳武夫之用剗除姦蠹盡蹇蹇王臣之忠期爾力行副予明陟

張實甫俞處約文各封承務郎制

敕具官某等禮九十日有秩老老所以興孝也矧爾有子策名儁科宜均祭澤庸示褒榮服我命書永娛甘養

李劉除禮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郎選高矣南宮最清非夙負譽望者疇稱茲選爾藴蓄甚富發爲菁華朕欲用之久矣屢更麾節少休琳宮今命爾躋省戸往欽哉黼黻王度將于爾取焉

吳叔告補承事郎制

敕具官某朕玩索中庸之旨常取要切之訓筆之于書洎策士大廷茂明正學隱然言意之表固有在也爾抱負所藴來從遠方乃能若稽古訓舉發强密察之語敷暢厥義深契朕心爾其亦有味于中庸之書矣是用親

擢褒然為舉首懋之哉毋志温飽益充器業以其所以勉予者自勉焉庶乎無忝

俞括轉承直郎制

敕具官某朕篤親親之恩施及庶姓爾亦預焉其進選階尚思報効使天下毋謂朕私

繆夢達特轉武德郎制

敕具官某朕方以信賞厲將士爾有戰多雖久不廢懋哉服我褒寵思報効焉

俞焞特補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選階雖卑朕不輕授爾及此妙年克力于學以稱朕恩則雖恩亦義也

陳紀特換授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昔三輔吏士見漢官威儀猶感泣恩屬心爾久汙偽命今得身爲漢官又以左選初階易而勇爵可謂幸矣當何以報國乎耿耿忠義永肩一心尚勿替朕命

杜幼節除著作郎制

敕具官某著庭儲才之地爾毓秀挺奇聯中兩科當此國事多虞固應亟見于用奚以儲爲哉望實貴乎相副旣有實才復養資望朕意固有在也毋曰職清事簡勉究遠猷嗣有襃擢

應繇除著作郎制

敕具官某朕誦豐芑之詩思爲培植人才討爾博學多聞屬辭知體繇中祕陞著庭衆咸曰宜抑朕所深取者

以質美行修易所謂吉人之辭寡者蓋庶幾焉恢爾器業勵爾風節乃可副予儲才之意豈但與瀛洲學士相頡頏哉

陶本除著作佐郎兼權右司制

敕具官某朕觀前史有此官要而不清清而不要之說矣我朝設官莫要于宰掾莫清于儒館兼斯二者必惟其人爾寶婺之秀悃愊無華魁然其形班行之羽儀也裨贊廟謨亦既光寵承明著作之庭復俾涉筆其間不

其榮哉夫木天固儲才之地都司乃學爲宰相者也又奚但清要而已毋自非薄益迓寵休

家横除祕書郎制

敕具官某祕館必用名流所以養器業也爾天賦英資自爲太學諸生已不肯碌碌洎歸蜀又冠春闈才刃恢然有餘矣乃不矜其能隆師尚友以致遠自期校讎未久兹復序遷以爾詞學之富顧何官不可爲其務潛心古訓益造乎實則予汝嘉

丘崈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世爲淮人習知淮事試之儀眞以稱職聞召爲尚書郎纔閲月復俾司漕計朕每臨遣監司帥守旣戒㫖同亦戒㫖異何任職者心人人殊或依違其間甚非朕意爾尚一乃心力以濟國事憂顧其少寬乎天球河圖祕藏之府寓直其間以光爾行祗服寵榮嗣有襃擢

曾用亮除江西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朕遴選監司郡守深其涉歷者所以老其才也爾天資英發所至有聲曩持江西憲節且攝章貢郡符矣平定寇攘從容不亂茲就畀漕事將益以覲爾之能夫元凱稱才以有德也爾一門世所鮮儷益懋乃德以昌家學奚獨衣冠盛事云乎哉

唐璘除江東轉運判官制

敕具官某昔慶歷中諫臣修以言事無所顧避出為河

北轉運是時保州未寧壓難折衝信不可無直諒骨鯁之士耶國家多事倚金陵爲重鎭置漕帥于兹要與制臣協規同力以奬王室今之金陵昔河北也朕頃聞爾名擢爲御史佩然正色凜如秋霜古稱寢淮南之謀者非斯人歟轉輸之事非所以累卿暫借威望以助北門之重抑嘗聞仁皇語臣修曰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在外越職罪也仁皇曰事茍有聞豈可以中外爲辭朕之望卿亦然

張應運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江東頃荐饑爾竭力以佐其長民免捐瘠荒政第勞蔚爲稱首選階超進䟽羣僚爲優尚思報稱勿懈爾勤

何處信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歲會有殿最法也爾嘗通守嘉禾課以最聞法應得賞其進一階祗服休命

喬幼聞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民困于役久矣江東常平使者以義勸分政莫良于此吏奉行類不虔爾邑克成爾惟克勤乃事其增一秩用風勵字民者

知隆慶府李艮孫轉一官再任制

敕具官某劔閣天險也古稱一夫荷戟千人莫當今非昔矣強寇橫肆毒流西土爾以孤墉首攖寇衝繫民人之心生將士之氣豈徒恃險而存哉朕不忍六十州之燬蕩思固門戶扃鐍之防無以易汝其陟一階勉為朕

留繕甲兵峙餱糧戒斥堠結聚落使險隘畢葺寇不可復犯蜀道載寧予其大介賚爾往欽哉

文大淵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官賞所以勸有功朕不敢吝武都之捷受賞者三十三人爾亦預焉儒生而立武功未多得也勉出乃力嗣建茂勲豈但選階序升而已

歸順肅均等轉官制

敕具官某隗囂將殄馬援來歸武周就亡敬德為用豪

傑之士舍逆附順志烈顧不偉哉可無懋賞以勸來者爾等皆北土之豪沈鷙有識改轍歸命倒戈効忠蔡人則吾人耳横班遥刺褒陟有差所以示功高之録也勉立殊勲以對光寵

宋明遠轉官制

敕具官某朕念邊疆之臣輸力王室雖微必録雖久不廢爾疇昔驅馳兵間給餉無乏今分符内郡一階例進朕不汝遺勉殫忠勤益圖報効

陳一薦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昔人有言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河南之役

祖宗故疆復入版圖爾有勞焉戍守弗堅則匪汝咎勸

功一秩朕不敢廢邊事之宜爾既習知竭力以圖後效

所以報也

游震甲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昔漢宣帝尊寵刺史守相有治理效輒以璽

書勉厲增秩賜金吏良民安號稱中興朕嘉慕之爾器

質溫潤心事粹夷暫輟禁從綏我閩部惠流威行姦宄消息而七聚又寧儒者中和之政信可尚已內閣升華所以褒也而謙避弗居朕心未快姑用漢增秩故事進爾一階俾藩翰之臣勸焉尚服寵光嗣有明陟

趙希儻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自常平義倉耗于移用惟置倉鄉社最為便民泰昌僻在巴峽田賦不滿六百石脫有凶年孰拯民飢社倉之建遂為一郡長利抑可以言民庸矣其增一

秩俾牧民者勸焉

胡元瑛特轉兩官制

敕具官某邊聲孔棘臨事選材不限資格往往多得其人爾頃以蔭萌一令而攘戎執俘保民靖亂卓乎干城之勲非夫精華果鋭躍躍有欲自見者哉一歲而遷三秩非常典也功多有厚賞庶聞者勸焉尚服寵榮益思報効

顔耆仲特轉一官制

敕具官某鹽筴之利博矣斡旋通變不專與利而美意行焉獨不在人乎爾將指東淮以鹾為職懲俗吏之朘民膏也度越拘攣弛利于下而國課自豐誠有足大着進爾一秩豈徒以治辦見褒哉體國愛民之意固將風示四方以為護養元氣者勸也懋哉對揚休命

葉莫除吏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尚書郎高選也而天官之屬尤重蓋將贊而長以衡鑑羣才顧可輕畀歟爾聲猷炳蔚踐歷寖深頃

勤于審計爾三異韜養不露精于典校朕察其德心蓋能安于素守者或晉聯胄監或列屬奉常皆清選也尚其懋勉以對休命

黄宜除宗學博士黄濤除太學博士陳晉接除宗

學教諭制

敕具官某等太學賢士之關而天枝之秀又設宗學以教之師儒之選可輕畀之哉爾宜之雅澹爾濤之弘毅爾晉接之靖共皆一時選也其爲我端矩矱勤訓誘使

辟廱流道德之富麟趾追信厚之風不其休歟

刁起除太學博士文復之除宗學教諭制

敕具官某等太學賢士之關而天枝之秀又別設宗庠以訓之爲師儒者傳道受業解惑則一也爾起南土之英爾復之西州之彦登之學校以爲表倡如家塾之誨子弟情親而道自尊業精而疑頓釋果能若是足以副朕親親賢賢之意矣

劉炳除金部郎中李韶除都官郎中制

勅具官某等尚書郎高選也非有資望不輕授爾炳愿而和爾韶清而通嘗爲朕牧民且登諸朝矣青綾入直班序寖穹非徒爲爾榮尚其懋勉異時稱爲端平良吏惟乃之休

趙汝遇除軍器監丞趙必愿除戸部郎官制

勅具官某等除戎器戒不虞義著于萃不傷財不害民訓垂于節而吾聖門講明實學有勇知方子路能之治國足民冉求能之皆確然有可用之實爾汝遇之謹重

職在繕戎爾必愿之明練職在理財一爲監長一爲郎曹其足食足兵之所深賴乎治兵而毋佳兵治財而毋蠹民此聖門之所尚而宗炎之所以培植宗社者也懋哉服我休命

趙崇暉除刑部郎官郭正己除大理正制

敕具官某等朕讀虞書臯陶稱舜德凡十餘言皆寛仁忠厚之至而刑故無小止一語聖人尚德不尚刑于此見矣爾崇暉明而不苛爾正己通達而有守踐敭中外譪

著能聲朕甚嘉之或陟刑曹或正理寺爾其念一成不變之難體哀矜勿喜之意重民命者所以壽國脈也欽哉

張涓除閤門宣贊舍人制

敕具官某上閤清選也以勇爵登𦍑矣武都之戰爾有奇勲非此莫酬令敵人送死復蹈覆車正爾立功名之秋也勉哉美官顯賞朕不汝靳

魏了翁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荆湖軍馬

制

敕計安諸夏圖任大儒荆楚國之西門最重上流之勢樞機天之北斗全提外閫之權峻端殿以陞班偉元戎之開府誕敷渙號式穆師虞具官某德粹而業閎氣全而節勁望爲萬夫之所屬砥柱中流學承百聖而不慙典刑大雅兒童知其姓字草木識其威名越有服于大僚將共熙于庶績屬兹邊境擾我南陲祖宗積累三百年思保艱難之業東南生聚億萬戸亟爲耆定之圖環

顧在廷疇堪茲選不待靈龜之協卜盡推白鶴爲聞人然而任重者責惟艱用大者寵宜厚破拘攣牽制之積弊杜異同甚間之浮言兵財悉應其需寮寀自由爾辟朕志決矣惟汝予同卿往視之在師中吉增重本兵之寄式昭敵愾之威協熊羆之力以犄角我師掃豺虎之迹以底綏庶士併壯岷峨之聲援遂清河洛之埃氛俾一人輯寧于爾邦茲爲長算用眞儒無敵于天下當驗斯言傒卿衮衣之歸翊我垂裳之治

李埴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兼修史

制

敕朕尊延耆俊嘉尚名儒偉祕殿以升華專付史權之重冠祠庭而命秩俾陪經幄之游時預議于昕朝爰眂儀于政路具官某爽邦由哲事君以忠品藻才高得十志八書之奥淵源學富參一翁二季之間更出入于累朝凜孤高于晚節粤新大化召長禁庭方資柄用之儲遽動浩歸之志諭以尺一至于再三何所聞而來心乎

徇國不得職則去過寔在于豈無體貌之隆㫖以筋力
爲禮是用付神京之眞館躐學士之穹班庸究業于金
華肆垂光于汗簡嘉謀爾則入告尚賴箴規大事吾其
與聞益殫忠蓋

崔與之除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制

敕朕思用物望共濟時艱天下之達尊有三夙推鄉老
王者之制爵凡五尤重帥權乃以符竹之榮就畀枌榆
之寄具官某國之著蔡世之典刑論思著于立朝肯阿

權貴鎮靜稱于治蜀歸臥丘樊粤從調瑟以來謂可彈冠而起班獨高于八座疏胡聞于再辭屬兹蜂蚉之起戎欲保羊城而靖難俾宣上意式副民瞻見大夫誰可乎博稽公論踰老臣者無矣蔽自朕心峻兹端殿之除就建鄉邦之閫威聲遠寄姦宄潛消少需不旬月之間即見一指麾而定朕知卿素履慕古良臣每熟覽于來章屢興懷于前席相見何晚雖暫煩牧御之才盍歸乎來行大展經綸之業

曾三異除祕閣校勘制

敕具官某蓬萊方丈之勝必老于詞學者婆娑其間亦邦之光也爾年德可敬神明不衰登之木天益飽觀未見之書懋哉嗣有褒擢

許應龍除國子司業兼禮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先朝選儒英爲成均長日延諸生切磨爲己之學不但勤課試謹繩墨故得人爲盛自風俗之頹人心斲喪士子皆波流風靡不復有先輩典刑朕甚憂之

爾履行粹和不自表暴俾範多士譽處藹然正小司成之席豈徒爲爾榮哉昔閔子馬有言少而不學則苟而可苟之爲患大矣爾其率勵後進毋使學殖荒落國家將有賴焉懋哉

何琮除知福州制

敕具官某轉漕七閩事權雖重然特一職耳帥無所不統治軍則有訓治之法涖民則行綏輯之政非負宏才大略者莫稱兹選爾稟姿寛宏制行峻潔自班朝列躋

言路不待更化禁戒而四方賂遺已不得其門而入矣出將使指餽餉宣勞適值多故之秋一指麾而旋定晉升延閣就畀帥閫正以爾之抱負不可限以一職故使總方伯連帥之權究詩書禮樂之緼軍政既飭民生咸綏皆于爾乎賴尚其懋哉嘉績轉而上聞行且召卿矣

彭鉉除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制

敕具官某五羊去天遠兵悍難制震驚一道朕起元老殿鄉邦亂然後定顧瞻中外之臣疇可繼者爾名父之

子蔚有令聞我寧考最念舊學擢爾弟昆抑眷爾考也由詳刑攝帥閫委寄隆矣克稱厥職就命爲眞夫俗儒多懦健吏鮮仁欽哉仁而不懦戢姦靖民則予汝嘉

鄭晝知瓊州制

敕具官某瓊山懸隔瘴海中島夷錯居比歲嘗反覆不定思得良牧撫寧之爾闢決會府習知南方事往爲朕綏彼黎元敷我懿化則予一人以懌

蒙齋集卷九